

# 澳華新文苑

第1255期(A)



## 極簡的奢華

(接上期)傳統的詩，重視邏輯和寫實，就像傳統的繪畫，畫得越逼真水準才越高。或許那該算作技術，而不是藝術。要把個人的體驗昇華到藝術的高度，往往需要打破傳統的寫實。比如畢卡索畫的“哭泣的女人”，那女人的臉扭曲錯裂，我們看到的不是她哭泣的面孔，而是她內心象火山一樣噴發的痛苦，畫面爆發的強大能量衝擊波深深地震撼著我們，是傳統繪畫方式所無法企及的。

很多人對現代藝術充滿質疑，因為確實有一些偽藝術家，以為把形體畫得不成比例，把詩句寫得荒誕，便可標新立異。即使有些名家經典，也會有敗筆之作。事實上每一首詩，都是對詩人的心智、視野、感悟力、文化沉澱以及經歷儲備等等特質的考核與驗證。

在所有的藝術形式中，包括音樂繪畫文學等，或許詩歌是最難穿越不同國度的。在我譯詩的實踐中對此深有體會。一些個體化的抒情詩或敘事詩，可能會因其母語文字與音韻的組合具有某種妙不可言的優美，而被本民族廣為傳頌；但是譯成另一種語言時，因為不存在異國間語韻律的一一對應，原詩的光彩有時會在譯文中蕩然無存。因此有人說詩是不可翻譯的。

但富有蘊涵和寓意的詩，往往因言之有物，而具有“極簡的奢華”，那是詩人選擇意象的管道來捧出自己的靈魂。因為人類靈魂深處的感受和痛苦是相通的，因此翻譯這樣的詩，很少會有品質的流失，它們既是民族的，亦是世界的，能超越語言的隔膜，在更高一層的靈魂與情感的維度裡，成為人類共同擁有的精神財富。

澳大利亞是一個非常重視多元文化的國度，聚集了很多來自世界各國的優秀詩人。比如尼克斯·諾米克斯即是一位來自希臘的移民詩人，貓頭鷹出版社於2016年出版了他的詩集《顯著的透明》(Noted Transparencies)。他詩歌中的超現實主義頗具感染力。下麵是他的一首短詩：  
今天，當美麗世界的慶典開始，  
帶著斑岩一樣的心臟，  
帶著良好的願望，他們呼喚我的名字，  
用擴音器（好像我是個聾子），  
他們向我展示旅途的行程，

快點，親愛的兄弟，他們告訴我，  
波麗妮妮  
正吹著口哨將帶你上船。

這首詩從希臘文被翻譯成英文又被我譯成中文，因為文字簡潔平易，多次轉譯也不會有品質的損失。正是在詩人平易的文字後面，通過慶典這一通透的意象，傳達了一種局外人與這個喧囂世界相隔甚遠的孤寂，以及對這種孤寂的沉湎和迷惘。

就像諾米克斯詩中所寫，孤獨的人，聽不到旁人的呼喚，即便人們在節日中用擴音器喊著他的名字。他的詩也表現了很多移民、甚至普通現代人常常懷有的對外部世界的陌生感，以及置身於邊緣生活中的遊移與逃避的矛盾感觸。真正的孤獨，不需要渲染，它往往是靜默的、內斂的。不少詩人以濃墨重彩書寫孤獨，情感固然強烈，但用力過度的抒情，即使傾盡感天動地的詞句，也難免流於空泛。那樣的詩，其實早已讓人讀得厭膩了。

而最打動人的詩，往往是在克制中透出真情，在簡約中顯出深意。諾米克斯的這首小詩，正是這樣深深地觸動了我，甚至讓我的眼睛都被淚水模糊了。詩中沒有奇異的比喻，甚至幾乎沒有形容詞，而心靈的共鳴在物象和超驗的多維空間產生，這就是詩歌意象的力量。

我很喜歡諾米克斯詩集的名字《顯著的透明》，通透的意象，能讓地球上被不同語言和國界隔開的空間變得透明。樸素、真切、來自心底、去除辭藻包裝、只關注本真的詩歌意象，能讓詩本身的光芒在整個地球村的遼闊大地上穿行無阻。

正如數學，這門被認為最接近永恆與純粹的學科，從現實世界中剝去所有色彩與形狀，只保留抽象的邏輯、結構與數位的秩序；詩歌，雖行走在情感與形象的國度，卻同樣追求一種深層的抽象，同樣具有一種極簡的奢華。人們習慣將數學與詩歌視為兩個遙遠的世界：一個講求邏輯與秩序，另一個充滿想像與情感，其實它們不過是人類用不同方式逼近“真理”與“永恆”的兩條路徑——一條通過理性，一條通過直覺，這兩條路經常常殊途同歸。

西貝

## 雖寫情欲，其實無“渣”

### ——說宋詞中的“巫山雲雨”

戰國時期楚國才子宋玉一直被認為是個“渣男”，因為他描寫過不少偷窺型的情欲畫面，而且，拖人下水，洗白自己，比如，他寫過《登徒子好色賦》，明明是自己偷窺東家之子（也就是“東家之女”），還要說是女子偷窺自己，勾引自己，原因是自己太帥了。看來，宋玉不但是個“渣”男，而且是個“壞壞的”sao男。

但是，宋玉也寫過非常大氣的山水實景演出，寫出了中國古典文學裡最“乾淨”的情欲場面：巫山雲雨。

“巫山雲雨”這個詞彙，不汗不膩，毫不齷齪，有種“天地初開、陰陽交泰”的壯闊氣象。天上雲，地上雨，糾纏翻滾，打成一片，盤古女媧再世、天地合力尋春。這種宏大場面，已經讓人忘記了這本是一個情欲的場面，宋代詞人就毫不臉紅地反復運用這個典故，甚至以此為榮——宋玉把最私密的事寫得如此磅礴，如此體面，實在是太有才華了。

有這個典故，我為古代文人，為楚國男子驕傲，他們真的敢做也敢說，保留了原始的野性和情欲，把男女之事化作與天地同參的大場面，一點都不猥瑣，所以，“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畢竟，一個敢於直面情欲的民族，自有其精神的豐饒處。

生命本該有激情，最美的激情是男女之事，當天地元氣在巫山巫峽間做雲行雨之時，這是天地之大事件，每個健康

的生靈當生大歡喜心，尋常百姓家也值得因此有一本“起居注”，只因為欲望如此自然，因此不必回避。

但宋以後的某些拘謹之人將男女之事儀式化，安排了清心寡欲的前戲，本該是天雷勾動地火的事，被安排成禮貌對揖和“你不掀頭蓋，我就一直坐著”的死要面子，在“您請、您請”的洞房裡，男女的本能與激情成了儀式性工作，成為不得不接受的職責。想起這件事，對男性皇帝就有了同情，想像一下，當“天地一家春”的口號響起時，在隔壁太監的監視下，皇帝對著安排好的後妃完成本職工作，本該是放肆的活動，卻成了按部就班的工作，“巫山雲雨”淪為打卡任務，不知道皇帝會不會形成同房恐懼症，成為又一個“溥儀”。

有些現代男女詩人也想寫情欲，回復野性，但怎麼寫都有些猥瑣，既不性感，也不真誠。說到底，還不如回到宋玉，借他那句“旦為朝雲，暮為行雨”，一筆寫盡天地風情，雲雨無“渣”。宋詞就常用這個漂亮的典故，風流而不下流。

現代社會，不少男女不再喜歡男女之事，這種萎縮將直接影響人類的命運走向，影響房市！其實，情欲是最美麗的生命之花，天地間沒有任何dirty的情欲，這一點宋玉早就說過，宋詞也反復敘述過。為了健康，請你閱讀宋詞。

史雙元

## 入畫 孟芳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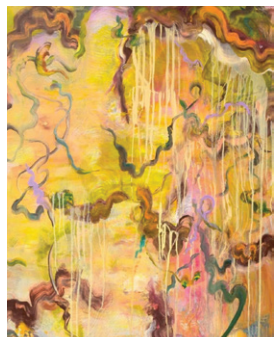
拂動的风是可以入畫的，它染綠春天的山岡  
又讓吹落的雨水濺起亮灰。而有時呀  
它頑躁的樣子火焰一樣蔓延，那是  
越走越深的秋天裡紛紛落下的懷念

憂鬱的蒼鷺是可以入畫的，它是水上的雲朵  
月下的磷光，是詩人句子裡垂下的愁緒  
我和它堅守各自的世界，看它悠然地行走在水上  
銜來暮色和逆行的魚，還有一年盡頭的一場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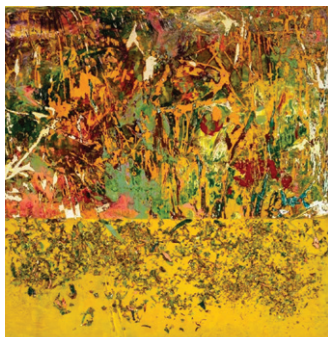
藍色的理想是可以入畫的。一段不能拒絕的月色  
一片嘹亮的花朵和體內的合唱。我拆解它們，各自成行  
這午後陽光裡的金線，它們編織了最深的迷途  
那群靈魂乾淨的鴿子穿過一場又一場黃昏的別離

人性中的善良是可以入畫的。在空曠房間裡一隻彩色的蝶  
它的歌唱撞落了光線裡的塵，那麼有著星光般的記憶  
低微的暗色青苔一樣蔓延著道路，青鳥攜著福音在高處  
告訴你，小路盡頭的宮殿裡有你的座椅和詩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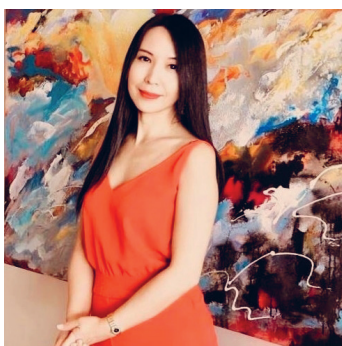
這一年是可以入畫的。世界疲累成一株被折彎的植物  
空曠的原野上，被放逐的生靈陷入黑色的夢魘，雲很低  
消逝的將永遠消逝。哪一種神性的閃電會擊碎這幽魂  
憂傷的年份啊，我們東燭在失重的靈魂裡滴入信念



孟芳竹油畫《白羊星的夢境》



孟芳竹油畫《被五月喚醒的情感》



孟芳竹和她的畫作



孟芳竹油畫《藍，先於我抵達》



孟芳竹油畫《我聽到的音樂來自春天》

## 中元節的月亮

中元節的月亮  
從淡紫的暮靄浮出  
你是貝殼中  
一顆隱隱作痛的珍珠  
流浪的塵埃、魂靈  
在如水的月光裡洩淚  
為了夢中重逢……

風在亮處 抖動潔白的床單  
天使們走來走去  
戴著手套 及復擦拭  
閃亮的托盤  
珍珠，誰的切膚之痛？  
而你還在趕路  
月下亮起威大的孤獨

星空的往事  
暗物質的追問被懸置  
怎樣構構對稱之謎？  
怎樣整合愛與喪失？  
世界疲憊、歎息  
在祭奠的銀色大廳  
人 喃喃低語  
冰川 靜靜哭泣

西貝

## 層次

### ——讀西貝《中元節的月亮》有感

道場木魚聲聲急  
香爐冥幣嫋嫋升  
人們喊著親人的名字  
抱著祖宗的牌位  
在清明  
在中元  
在祭祀的日子裡  
而逝去的人正坐天俯瞰  
黯然神傷  
夜深了 誇張開了帆  
先人來了  
托夢晚輩：  
變了，別陷得太深！

馬斯魁星艦  
一氣沖天  
暗能量推波助瀾 鼎力而為  
暗物質——含天使、撒旦，  
含未投胎之靈魂，  
含未定義之東西……  
四下逃竄 唯恐躲避不及  
施一公見狀  
驚呼：

不好！  
我還得修改一些物質定律！

銀河璀璨  
星漢繁複  
大小星球 巨細塵埃  
你擠我碰 無始無終  
而太陽帶領一眾弟兄  
一路狂奔 日夜兼程  
天狼星、老人星 一閃一閃  
躲在暗處 竊笑  
白矮星、黑矮星 兩手一插  
等著太陽下場  
在多少億光年的地方  
黑洞 正候著  
撒開一張 巨大的  
網！

池慶翔

